

老师也是人，老师也有七情六欲

老师 那点儿事

LAOSHI NADIANER SHI

刘进军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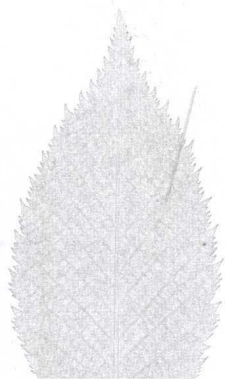


群众出版社

老师 那点儿事

LAOSHI NADIANER SHI

刘进军◎著

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师那点儿事 / 刘进军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

2009.4

ISBN 978-7-5014-4443-4

I. 老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9144 号

老师那点儿事

著 者: 刘进军

责任编辑: 张蓉

封面设计: 张子建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s.com

信 箱: qzs@qzcs.com
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

字 数: 325 千字

印 张: 21.25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4443-4 / I · 1837

定 价: 33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开头的话

老师是什么？唐代韩愈说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”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人，大概都熟知这句话。可我在当了多年的老师后，却突然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“惑”之中，一种难以解脱的困惑：自己在为学生解什么“惑”？给学生传了什么“道”，受了什么“业”？想想自己这么多年，让粉笔的粉尘覆盖了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没有了个性，没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，甚至活的没有了自我。老师头上那神圣的光环，早已失去了光彩，变得黯淡无光。我想弄明白，老师到底是什么，我干吗要当老师。

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很怕老师。刚入小学时，有一次上课，想要去厕所，但老师讲着课，哪里敢向老师提出去厕所的要求，结果尿了裤子。三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放学时，我背起书包正要回家，一个老师叫住了我，她不是我的班主任，好像也不是教我们班课的老师，她叫我给她帮帮忙，帮她为一些图书包书皮。我默不作声，坐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开始包书皮。老师把一沓旧画报放在我的面前，我开始动手干。包书皮需要剪刀，可是我不敢向老师提出来，就用小手一点一点地撕开该折叠的端角。就这样，我默默地做着，包了一本又包一本。我不知道有多少本书需要包书皮，一直到天黑下来，还没有包完。我的肚子饿了，开始咕咕地叫，悄悄看看窗外，已经是一片漆黑，心里想着怎么走回家，路上要穿过一片小树林，这么黑，树林里该有多么可怕。

想着这些，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，真想马上回家，再晚自己就不敢走那条路了。可我不敢提出来。老师也在办公室里，不知道她在做什么，似乎已经忘记我的存在。不知又过了多久，老师像突然发现了我一样：“哎哟，你还在包啊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快走吧，快走吧！”她走到我身边，看到我已经包好书皮的那高高的一摞书，吃惊地说：“包了这么多啊！”我手里还有一本没有包完，想包完就走，老师站在旁边看我干，才意识到我一直没有用剪刀。她说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不说呢？我这里有剪刀啊！”我还是没有说话，包完了手里的书，默默地走出办公室。路上一片漆黑，没有一个行人。我壮着胆子，早忘记了饥饿，跌跌撞撞地向家里跑去。道路两旁，白日里那么苍绿的塔松，现在都变成黑黝黝的影子，像是一个个大汉向我压了过来。我疯狂地跑起来，恐惧笼罩着我，冷汗浸湿了我的头发。穿过那片小树林，我放轻了脚步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，唯恐惊动了一切可怕的东西，心里只想着：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快一点离开这黑暗！终于走上了大路，远远地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向我走来，我害怕得要死，继续狂奔起来。那个高大的身影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：“津津，我是爸爸！”我惊魂未定，还在挣扎，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大叫一声：“爸爸！”扑到爸爸的怀里大哭起来。我哭着说了晚回的原因，爸爸为我擦去眼泪，把我背在背上，向家里走去。

这是威严、神圣、须仰视而不得见的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划下的第一道伤痕。那时的我，内心里不敢有埋怨，更不会想到造成一个孩子如此的恐惧，是老师的责任。在我的心中，老师的话就是圣旨，听老师的话天经地义。老师在我的心中至尊，高尚……

造化就是这样的捉弄人，我当了老师，登上了

那神圣的讲台,三十年后,当我谙熟了职业,深入了这个群体,踏入了老师灵魂的家园,我知道了教师是什么:教师不过是一个职业的名称,是社会上一部分人谋生的手段,这个群体也和其他群体一样,高尚与庸俗,进步与堕落,慷慨与自私,正直与虚伪,正义与卑劣……人生百态无不存在于这个群体之中。三十年的教师生涯,使我想把教师的生活真实地展现在大家面前。我不想为教师穿上一件华丽的外衣,更不想让粉笔的粉尘永远覆盖着教师的真实面目。我想拂去这粉尘,呈现出真实的教师。

这里记述的一个个教师,有的是我的同事,有的是教过我的老师,也有我做教师的经历……是是非非,林林总总,泥沙俱下,我想告诉人们,不要把教师定位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我们的灵魂还不知道由谁来塑造呢?我无意诋毁老师,只是说说自己见识过的老师,他们或许是高尚的,或许是平庸的,或许有时高尚有时平庸,人前高尚,人后平庸。讲台上下,尽显教师本色,是非功过,自待读者评说。

刘进军

2009年1月

开头的话

他们是老师

(上部)

- 是非小丽 / 3
- 有怨有悔 / 12
- 等待 / 50
- 借种 / 101
- 一束清香 / 155
- 校长——家长 / 160
- 做个北京的老师 / 168
- 袁梦圆梦 / 191

我的教师之路

(下部)

- 我的启蒙老师 / 261
- 我的第二位班主任 / 263
- 兜齿老师 / 267
- 让我写检查的老师 / 270
- 砚石老师 / 275
- 我的大学老师 / 278
- 我当了教师 / 287
- 初出茅庐 / 292
- 我要一个说法 / 293
- 我想有个家 / 296
- 我要上大学 / 298
- 我的教师情缘 / 304
- 我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/ 309
- 我是“导演”又是“演员” / 311
- 义务家教 / 314

从峰顶到谷底 / 317

走近私立 / 323

我终于自由了 / 329

上部

他们是老师



是非小丽

学校里新调进来一位老师——小丽。因为是新来，要安排办公桌，领各种办公用品，最先和后勤部门打起了交道。后勤主任热情有加，小丽感激不尽。

小丽有一个两岁的儿子，丈夫在工厂上班。孩子小，人不了托。后勤主任帮忙找保姆。小丽家的房子要装修一下，后勤主任帮助联系找人买材料。小丽和丈夫吵架，后勤主任上门帮助调解。小丽和主任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。不久学校里就有了议论：这后勤主任不仅是做好了学校的后勤，还做好了人家家里的后勤。老师们议论归议论，却没有人去干涉。人家关系好，又没碍着谁。

突然有一天下午，小丽的丈夫来到学校，气哼哼的，进得大门就找后勤主任，看那架势要和后勤主任有一拼。后勤主任早不知了去向。小丽的丈夫不顾老师们的劝阻，楼上楼下地乱窜，最后回到门口的传达室，干脆就坐等了。有人见到小丽，告诉了她。奇怪的是，小丽并没有去劝说丈夫，一会儿也不见了。小丽丈夫还真有耐性，从中午一直等到下班，还没有走的意思。传达室的大爷劝说道：“天不早了，还是回去吧。主任出去办事是不会回来的。”

“我们家小丽也得下班吧，我等她不行吗？”小丽丈夫不讲理地说。

老师们陆续走出教学楼，走到大门口，自然停下脚步探问探问，似乎有好戏可看。

偌大的教学楼里，逐渐地安静下来，学生们早已放学，老师们也走得差不多了。在后勤处的一间库房里，小丽和后勤主任正急得抓耳挠腮。小丽说：“怎么办，怎么办啊？”

“这事怎么会让他知道了呢？”主任有些生气，“他是来者不善啊！”

“我……我害怕！”小丽不知道怎么才好。小丽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粗人，要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，把工人的地位抬得老高，一个外语教师怎么会嫁给他呢？结婚几年了，丈夫下班后的事情就是喝酒打牌。

小丽是“文革”时期外语学校的毕业生，分到中学教外语。随着教育形势的好转，高考的恢复，对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小丽常常感到力不从心。下班后回到家里，有那么多的家务要做，孩子要带，还要备课。丈夫又不懂得体贴，婆婆是个老式的婆婆，听不得媳妇每天唠叨“洋话”。小丽在家里的滋味可想而知。小丽需要关心，需要帮助。后勤主任的热情帮忙，使小丽感到格外温暖，对主任充满感激。主任知道小丽需要什么，知道小丽不仅需要生活上的帮助，还需要精神上的抚慰。一来二去，俩人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。这间库房，小丽再熟悉不过了，那一排排高大的货架后面，有一张行军床。有多少个下班后，小丽被主任拥在这张床上，享受着主任给她的温存爱抚。虽然主任要比自己大十几岁，可主任是“文革”前的大学毕业生，有着知识分子的文雅与细腻。全不像自己男人的粗鲁，只顾自己快活，根本不想小丽的感受。小丽生活和工作的压力都很大，她不是女中豪杰，她扛不住这些压力，她需要依靠，需要放松，需要抚慰。主任给她了。一年多了，小丽经常晚回家。丈夫开始怀疑了，继而跟踪了，接着发现了。今天就是来找主任算账的。

现在的小丽真的进退两难，总不能不出去啊。主任这时倒冷静下来了：“别怕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让他等着吧，看谁能耗过谁！”他坐在行军床上，一把把小丽拉进怀里，吻着她的脸和颈。小丽不安地站起来。主任又使劲一拉，小丽倒进主任的怀抱，主任抱着小丽，边动作边说，“别理那个混蛋，让他等着去吧！”

小丽的丈夫等到天黑，等着看“戏”的老师也都走光了。教学楼变得黑洞洞的，看上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小丽丈夫也不耐烦了，主任不在，小丽也飞了不成？他心里犯起嘀咕。他哪里想到，在他气哼哼地等在传达室的时候，里面那一对正在快活着呢。

黑暗中，小丽摸索着穿上衣服，说：“怎么办啊？天都黑了。”

主任边穿衣服边说：“别怕，只要他没看见我们在一起，能把我们怎么样啊！你现在就回去，也许他走了呢。我过一会儿再走。你什么都不用怕，他没有证据。你也横点儿！”

小丽想想：也是，他有什么证据，我为什么怕他？想到这儿，小丽拿起自己的包，毅然走出去。

小丽快步走出教学楼，无所畏惧地向大门走去。她丈夫看到她出来，立即冲出传达室，一把抓住小丽的手臂，对她大吼着：“你这个臭不要脸

的，还敢出来呀？”

小丽甩开丈夫，径直走出大门。她丈夫一边骂着，一边追了出去。

第二天，小丽脸上带着伤痕来上课。没有人问她是怎么弄的。在楼道里，主任看见了小丽，像对待其他人一样，对她点点头，笑笑，过去了。下班后，小丽溜进主任的办公室，眼泪汪汪的，满心期望主任会对她温存安慰一番，这样小丽会觉得值了。主任对小丽说：“早点回家吧，不然又得挨打了。”

小丽说：“我想离婚。”

“别，别介，你和他离婚，我可救不了你。”

“那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这样下去啊！”

“不这样下去，还能怎么样呢？我也是有家有子女的人，何况又这把年龄了，总不能也离婚吧？”

“那个混蛋来学校闹，弄得满城风雨，我都没脸见人了，也连累了你。”

“你自己别听不就行了，这样的事，谁也不会当你的面说。再说，这事谁也不妨碍，不会招人恨。听我的，没事。他们还不是照样对我客客气气的。过几天，他们议论够了，就都烟消云散了。”

“那，那你老婆知道了怎么办？她要是也来闹，可怎么办？”

“你放心，我家那个售票员，给她几个胆她也不敢来。我在家一瞪眼，她大气不敢喘。”主任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“我劝你，还是好好跟他过，别老想着离婚，这样会越来越糟。”

“难道我就该受他的气，该挨他的打？”

“可你离了婚，我也不可能和你怎么样的。”

“我没想和你怎么样！”小丽突然觉得很委屈，“我没想给你添麻烦，向你诉诉委屈都不行吗？”小丽很难过，眼泪掉了下来。自己陷入这不幸的婚姻，遇上了主任，多少有个精神安慰和寄托，能得到主任的关爱，是对自己不幸婚姻的补偿。平时想到这个，就觉得对不起主任，特别是昨天，丈夫到学校这么一闹，小丽就更觉得歉疚。

看小丽哭了，主任站起来，走到小丽身边，用手拍拍小丽的肩膀：“诉诉委屈是可以的，可千万别有什么非分之想。我们就这样，挺好。回去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”说着，为小丽擦了擦眼泪。

小丽没有想到主任会这么说，这时才发现主任同样把自己当做不幸婚

姻的补偿，自己还有什么可歉疚的呢？什么指望，什么寄托，都是自欺欺人！这个发现，使小丽成熟起来，不要指望别人帮自己，谁也靠不住的。小丽站起来，说了一句：“我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，但也不想这样下去！”说完，就走出去了。

小丽走了，回家了。但并没有和他粗蛮的丈夫好好过下去。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丈夫骂，她也骂；丈夫打，她也打。她变得有些疯狂，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。对工作也无所谓了，为此，她失去了进修学习的机会，职称也耽误了。

人们似乎更同情那些走“背”字的人，等着看“戏”的老师，始终没有看到小丽的好“戏”，却都看到了小丽的倒霉，不禁发出啧啧的叹息。

时间流逝，人们似乎很快淡忘了小丽和主任之间的事。但突然有一天，校园里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：小丽被公安局拘留了。原因是：小丽偷了邻居家的收录机。自从小丽变得对一切都无所谓以后，每天就是这样打发日子，烦恼而无聊。后勤主任还时不时地来找她，小丽也并不拒绝，因为她需要，特别是需要温柔的男人。这一天，小丽回家比较早，路过邻居家的后窗，瞥见那后窗没有关，只关着一扇纱窗。小丽知道邻居家新买了一台收录机。小丽一向与邻居不和，她讨厌邻居是个护犊子，为了孩子之间的事，两家没少发生口角。小丽常和丈夫吵架，邻居没少嘲笑她。邻居的收录机买回来后，每天晚上在家大放流行音乐，吵得四邻不得安宁。邻家的后窗正对着小丽家，邻家一放音乐，小丽家最受影响。小丽让丈夫去找邻居家提意见，丈夫不去，反而说这正好，我们可以听不花钱的音乐了。不知道是气小丽还是真觉得音乐好听。为此，小丽也和丈夫吵。邻居更是看热闹了。小丽因此也更恨邻居。此时，小丽看到邻居家的后窗开着，灵机一动，趁着院里的人都没有下班，何不惩罚一下邻居？小丽没有多想，走到邻家的后窗下，稍一用力就捅破了纱窗。她推开纱窗，一纵身就跳了进去。进屋后，抱起收录机就又从后窗跳了出来。小丽回到家里，找出一条床单，把收录机一裹，夹在腋下就出了门。她一口气跑回了娘家。小丽妈看女儿回家，还抱着一台收录机，吃了一惊，连忙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偷的！”小丽毫不掩饰，“偷邻居家的。”

小丽妈吓了一跳：“你，你这是犯法呀！快，快给人家送回去！”

“送回去？想得美！就得治治他们家。”小丽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做是犯罪。

“你，你不想活了！”小丽妈急得哭出来。

就在这时，小丽父亲和弟弟都下班回来了。老父亲见此情景，二话不说，上去就给了小丽一个嘴巴：“你个混蛋，做起这伤天害理的事来了！”

小丽捂着脸，嘴里还在犟：“他们平时老欺负我呢！”

“你还犟！”父亲说着又要动手。

小丽妈连忙拦着：“别打了，还是赶快给人家送去吧！要不就晚了。”

小丽还拗着，老父亲一把扭住小丽就往外走，同时命令儿子抱起收录机跟在后面。

当这父女三个回到小丽家时，全院的人正围在邻居家门口，邻居家的女人正向两个警察哭诉着：“是谁这么缺德呀！我们的收录机刚新买没有几天。大伙看看，这贼肯定是从后窗户钻进来的，纱窗被捅破了。”

警察向周围邻居打听，是否看到有生人进过这个院子。邻居们都摇头。

小丽父亲这时分开众人，走到警察面前说道：“我是带女儿来自首的，把收录机送回来了。”说着叫儿子抱过收录机。

此时，全院的人都惊呆了：怎么是小丽干的呢？一个人民教师怎么会干入室盗窃之事呢？邻居抱着自家的收录机更是惊得半张着嘴巴合不拢，半晌才说：“怎么是你？你干吗要偷我家的东西？”

这时小丽已经无地自容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警察没有因为小丽及时送回收录机而饶了小丽，一副冰冷的手铐铐在了小丽的手上，把她押上了警车。

为了泄一时私愤，小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不久，判决下来了，小丽因入室盗窃罪被判一年徒刑。因及时送还赃物和主动自首，改为监外执行，在原单位劳动改造。她的丈夫因为这个事件，加上婆婆的撺掇与她离了婚，并带走了孩子。学校免了小丽的教师职务，安排她在后勤部门劳动。小丽突然变得一无所有，没有了家，没有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许多人都为她惋惜。只有后勤主任高兴，小丽成了他的阶下囚，他想怎样摆布就怎样摆布。此时的小丽再也装不出无所谓的样子，只有召之即来了。当她一次次被召到库房时，她意识到：只有作为女人的资本还在，其余的全部都没有了。

一年很快就过去了，小丽夹着尾巴做人，俯首帖耳，不言不语，得到了一个改造好的评价，终于解除了刑期。学校因为缺人，又安排小丽重登讲台。好心人给小丽介绍了一个对象——老尹。小丽需要一个家，不能总是住在娘家。这老尹比小丽大十几岁，其貌不扬，在一家设计院工作。老婆死了，有一个正上高中的儿子，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，有一套三居室的住房。上有老下有小，老尹自知自己条件不好，对小丽的劣迹虽说心里有点不舒服，但小丽年轻，又没有牵挂，何况，条件好的谁会跟自己呢！

小丽有了新家。她早就看淡了婚姻，什么爱不爱的，就那么回事。老尹丑点老点，都无关紧要。他那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儿子和八十岁的老母，一概不去招惹，家里的事，小丽从不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，一切都是老尹说了算。结婚一年了，老尹很满意。

正当一切平息，大家都觉得小丽有了一个好归宿的时候，老尹找到学校，提出要和小丽离婚。学校里再次传出新闻。人们纷纷议论，这小丽可真不是省油的灯。据老尹说，小丽好几次夜不归宿，问她，她都说是回了娘家。老尹起先并不在意，后来觉得小丽回娘家未免太频繁了，而且每次回去都要过夜。老尹起了疑心，小丽的娘家，老尹是了解的，小丽离婚后一直住在娘家，人口多，房子又不宽敞，弟媳早就不满了，直到小丽再婚，关系才缓和。她没必要这么频繁地回去住啊。联想到小丽的劣迹，老尹觉得其中一定有蹊跷。

这一天早上，小丽上班临出家门时，看似无意地说了一句：“今晚我看我妈去，别等我。”老尹答应着，心中却有了盘算。这天，老尹请了一会儿假，提前下班，来到学校，躲在暗处，直等到天黑，才看到小丽出了校门。老尹暗中跟着，眼看小丽进了一个院落。这个院落，老尹十分陌生，这不是小丽娘家啊！这是哪里？老尹琢磨不透，就躲在大门外的暗处等。可是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小丽出来。已是晚上11点了，眼见得公交车就要没有了，老尹意识到：小丽是不会出来了。再不走，自己也回不了家了，只得乘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去了。这一夜，老尹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小丽去的是谁的家？是朋友还是老同学？如果是这样，没有必要撒谎啊！这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情。老尹下决心一定要弄清楚。

没过多久，小丽再次说回娘家，老尹不动声色。像上次一样，老尹仍在暗中跟踪。见小丽仍是进了上次去的那个院子。老尹这次一直跟进了院

子，眼见小丽走进第二排房子的第三个门。老尹又溜出院门，躲藏起来。这是深秋季节，夜晚已经很冷了。老尹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盯住院子大门，心里苦不堪言，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如果是小丽有外遇，自己是要捉奸吗？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小丽在做什么呢，自己为什么不信任她？一年多了，小丽来到自己这个家，和老母亲以及自己的儿子一直相安无事，这一点老尹很满意，他慢慢地对小丽产生了感情，觉得小丽没有心计，犯错误完全是出于感情用事，是可以原谅的。他希望能和小丽白头偕老。没有想到，就在这时，小丽的行为让他开始疑惑。他不愿意自己的妻子有什么瞒着自己的事情。老尹受不了这个，出于男人的自尊，或许是男人的嫉妒吧，他就是想知道小丽在做什么，她是怎么样的人。想到这些，老尹心中不免气愤起来，自己一心一意地想和她好好过日子，她却这样不安分。今天一定要弄个明白，老尹拿出极大的耐心。

天已经很晚了，老尹就这么等着，他希望小丽能够早点出来，一切都不是自己瞎想的那样。可就是不见她的人影，难道她又住在这儿了？住在这里的是她什么人呢，关系如此亲密？既然亲密，为什么要说谎？老尹想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事情。一股火气顶上来，他忘记了寒冷，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。已经是子夜时分了，老尹望了望院子里面，各家都已经熄了灯，他决定不等了。他走进院子，好在大门是不上锁的。他径直走到第二排第三个门口。屋子里的灯已经熄灭，窗口黑洞洞的。老尹走向前去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要把事情搞清楚，至于后果怎么样，他一点也没有想，他毅然敲响了那扇门。

这个院子，老尹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可对小丽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，这是自己原来的家啊！小丽并不留恋前夫，那是一个混蛋。可是小丽时时忘不了自己的儿子。自从离了婚，孩子就一直跟着奶奶。两年多过去了，孩子该上学了，小丽是多么想见见儿子啊，可是前夫说什么都不让见，说什么你是个犯了罪的人，叫孩子知道不好，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。小丽想，也是，自己犯了罪，不见也罢。但刑期满了，自己又重新工作了，为什么就不可以见见孩子呢？她无法克制这样的思念，一定要见到孩子。可是不管她怎么努力，前夫就是不让。小丽结了婚，前夫就更有说辞了，说什么你己不再是孩子的妈妈了，就让他忘记你吧，我将来也会结婚的，那时孩子就有了新妈妈，这样关系会好处些。小丽想想有道理，就再次克制住想见孩子的欲望。可是前夫一直找不到合适的。小丽想，难道我就一